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 第十九回 抱不平打死烏天霸 施絕技驚走燕子飛

話說文雲龍夫婦行刺秦檜不成，反被秦應鳳飛鏢所傷，正欲跌下屋簷，憑空起一道白光，把雲龍、飛霞救去。原來不是別人，乃聶隱娘。那日見雲龍到了，叫髻公已赴山左，他料雲龍夫妻刺奸心切，等不得師長回來。這日午到臨安，不及下手，明晚必須行事。想起黃衫客夜觀星象之言，此去不但無濟，且恐有失。本欲告知眾仙俠一同前去，只因禁城地面，深恐人多了鬧出事來，反為不美，故於是晚獨自一人暗至相府保護。只因借著劍光隱體，所以雲龍夫婦不曾見他。後來雲龍進房，驚醒秦檜夫妻，隱娘怕燈光之下，雲尤面目被奸賊瞧清，日後不當穩便，故把銀燈吹滅，好讓雲龍脫逃。不料雲龍跳下地去，又被小廝、丫環所見，大聲驚喊，隱娘本想下地救他，見他雙足一登，忽又跳上屋簷，與飛霞會在一處。正在暗贊他見急不亂，手腳如飛，不提防被秦應鳳祭雙飛鏢，竟中二人肩膀。隱娘此時卻也嚇了一跳，急把劍光一晃，借著劍遁之法，把二人遁出險地。初想送回小雲棲去，無奈離城太近，又想送至韜光山，與眾仙俠同居。慮的是叫髻未回，雲龍夫婦傷痊之後，倘然怒氣不平，又欲前往。飛霞雖能阻止於他，雲龍究覺客氣不便，且恐秦檜是大權在握之人，明日必然傳下令來，到處搜查刺客。雲龍、飛霞受了鏢傷，豈能掩飾。倘被查將出來，那時諸多不便。左思右想，不如竟把二人救至山東，尋見叫髻，再作區處。故此駕著劍光，逕至東省，尋了好一刻功夫。始見叫髻隨著一個面如鍋底、身長體胖之人，在這海島之中匆匆行走，甚是迅速。隱娘讓這黑面大漢走過，把劍光收起，落下地來。叫髻見是隱娘，又見雲龍、飛霞身受重傷，不知如何到此，心下驚疑。正欲動問，雲龍、飛霞已經甦醒，跪問師尊：「可在夢裡相逢，如何弟子等未曾死在奸賊院內？叫髻茫然未對。隱娘把雲龍夫婦行刺受傷，救到此處的情由述了一番，並問叫髻：「身畔可有靈藥醫傷？」叫髻始知就裡，二人也才曉得這兩條性命乃是隱娘所救，叩謝不迭。叫髻公深服隱娘有先見之明，又欽佩他救至山東，作事周密。但是身邊並無傷藥，這卻怎處？想了一想。好在島中產有金毛狗脊與參三七草兩種妙藥，一能外治，一可內服，看一看二人的傷痕多在實處，尚非要害之地，且中的並非毒器。故與隱娘在島前島後覓了好些的狗脊，刮下毛來，令二人忍著疼痛，將鏢拔出，流淨淤血，把金毛當著膏藥一般黏貼上去，封住傷口。果然漸漸的血止痛消，不過無癩髓膏的神速，而且日後脫下傷疤，不免有些痕跡，還好的是腿上、肩頭，無關緊要。叫髻公又在島中掘取參三七的草根，將劍斫為細末，一半交與雲龍，一半遞給隱娘轉交飛霞，一同行到鬧市地方，尋所酒樓，帶酒吞服。

恰好方才隱娘見的那黑面漢也上樓來。拍桌敲台大呼：「酒來。」酒保答應稍遲，看他暴跳如雷，甚是兇惡。隱娘與叫髻公打個暗號，走下樓來，細問：「此人是誰，如何道長適才尾隨著他。」叫髻公道：「正要告訴仙姑。俺自臨安駕著劍光到得城武，將印送還。此刻的縣尊是個好官，曹州府也已調了，故此盜印之事，並不十分追究，免致驚擾百姓不寧。俺的心中甚是安慰，方想仍駕劍光星夜回來。不料半途上撞見此人，在那裡打聽飛霞姪女的下落，說：聞得他已死在露筋祠中，如何又有怎麼與文雲龍盜印之事。看他甚是詫異。俺想當日劫飛霞姪女出獄的燕子飛，姪女說他乃是五短身材，此人頗甚不類。但這露筋祠內之事，若是除了我們與姓燕的，那個得知。因此心懷疑，定要探他一個確實。從城武縣暗暗跟至這裡劉公島地方，看他所作所為，多半不是正路。今日且見他在島內竊人銀兩，俺未喝破於他。因是為數不多，且欲細探行藏，說穿了恐不能吐露之。故後來仙姑等到此，方才與他分路。如今又在這裡相逢，稍停正好細問姪女，劫他出獄，究竟是否此人，也好為民除害，並力姪女雪露筋祠之恥。」隱娘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這事須問飛霞便知。」

正在敘談，忽聽樓上邊文雲龍的聲音，喝聲：「照打！」與人爭鬧起來。叫髻、隱娘不知何故，急即回身上樓。但見雲龍怒衝衝的在那裡與黑面人交手。這黑面人也甚了得，叫髻公急忙止住，問他：「何故如此？」雲龍道：「恩師休要提起。弟子吃完了酒，本要下樓。不料這廝甚是可惡，盤問弟子夫婦，因何穿著夜行衣服，且問肩頭、腿際因何血跡未乾，弟子並不理會於他。這也罷了，誰知他見弟子要行，吃的酒飯鈔也不會，硬要店家寫帳，跟著弟子便走。店家不認得他，向他要錢，他反動手打人。弟子一時不平，說了幾句公話，他便要與弟子作對。天那有這樣的人。」道言未了，那店中人又向他索錢，竟被這黑面人手起一拳，打破鼻樑，滿面是血，跌下地去，店內各人喊聲：「不好，打壞人了。」共有三五個伙計，鬧做一團，擁將上來。黑面人將腿在樓板上一掃，紛紛跌了開去，並被他抓住一人，舉起斗大拳頭，當胸便毆。叫髻此時也動了火，但恐在酒樓上交起手來不當稼便，且不知道此人究竟是誰，因起三個指頭向他左肩上輕輕一指。這是拳經中的點穴妙法，憑你英雄好漢，只要被他點著，要生就生，要死就死，最是利害。這人如何禁受得起？還好的是叫髻所點並非死穴，故此但覺得被點之處酸痛非凡，一鬆手把抓著的人先自放去，回頭想與叫髻說話。叫髻笑道：「如此本領，竟要在外橫行。我且問你：姓名是誰，來此何事？從實說來，或者免你一死。若有半句支吾，叫你懊悔不及。」那人尚要掙扎，叫髻又起兩個指頭，向他右肩一點。這人始動彈不得，矗立樓中，大喊：「饒命。」飛霞見了，有些不忍，央隱娘前去勸解。隱娘低聲道：「叫師伯正要問你，此人可是在城武縣劫你出獄的燕子飛？因何與你說的狀貌不類。卻又偏在城武縣內探訪你的下落，真是異事。」飛霞呆了一呆，把那人仔細一看，回說：「燕子飛是五短身材，此人身軀雄壯，不知是怎麼人。既然有這等事，還望恩師與叫師伯問明蹤跡，然後處置於他。」隱娘點了點頭，正要告訴叫髻。

忽聽那人自己說道：「俺乃臨安人氏，姓烏名天霸，因奉一個好友之命，特來東省打探一個人的消息。方才見喝酒的一男一女，穿的多是夜行衣服，各人身帶重傷，疑他不是好人。且與俺打聽的那一個人有些意思，故此同那男子動問。不料他一言不發，動身便行，俺因急欲下樓，追著同去。可惡那店主人絮絮叨叨向俺要錢，俺因沒有帶得現鈔，囑他寫帳，他偏不依，正在吵鬧。那喝酒的男子說俺不應強除硬欠，幫著店家要錢，是俺不服，與他賭鬥。如今事已說明，且請你休管閒事的好。」叫髻聽罷，冷笑道：「你說身上無錢，早間在十字街前竊的銀兩那裡去了？此事也不來管你。俺且問你，這好友是誰？那打聽的是何等樣人？為何喝酒的一男一女有些意思？」那烏天霸見道著他的隱事，忽得老羞變怒，把臉一翻，道：「俺告訴你也不妨，俺也不是怕事的人。俺的好友名燕子飛，江湖上人那個不曉，打聽的是個妓女薛飛霞，因與城武縣知縣甄衛作對，把他下在獄中。虧得姓燕的救他出來，後來救至露筋祠內，姓燕的愛他人才出眾，意欲收留於他。誰知那薛飛霞不知抬舉，撞死祠中。那時姓燕的遂離了山東，回到臨安地面。近來忽然聞得甄衛死了，說是怎麼薛飛霞與一個姓文的把他印信盜去，以致自盡而亡。姓燕的得了這個消息，疑心飛霞未死，諒必已經嫁與那姓文之人，但飛霞是個瘦弱女子，豈能進衙盜印，其中甚是蹊蹺，故此命俺前來打探。倘然飛霞已死，也就罷了。若是尚在山東，他不應忘了姓燕的救命恩人，反嫁姓文的為妻，與他有些勢不兩立。方才喝酒的一男一女，那女子的聲音面貌，與姓燕的平時所說很是相同。這男子雖然俺不認得他，莫非就是姓文。若然果是二人，莫說是燕子飛不容，就是俺烏天霸卻也饒他不得。」這一席話說得雲龍、飛霞怒氣直衝，各人搶上一步，欲待動手。叫髻公把頭一搖，起右手向烏天霸的肩上一拍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但聽得「拍」的一聲，一個倒栽蔥跌下地去。

雲龍夫婦以為此人必死，心下大快。誰知叫髻用的乃是解法，因想留著這人性命，好訪燕子飛的行蹤，所以不要傷害於他，把那方才點住的穴一手掌拍了回來，意欲放他逃走。無如這烏天霸本來也是燕子飛一般的劇賊，平時殺人劫物，造孽無窮，今日惡貫已盈，萬難幸逃一死。他被叫髻一掌跌倒，初時自道萬無生理，後來一骨碌在地下扒將起來，覺得筋骨舒暢，兩條手臂反能展動，認做叫髻也是江湖上的朋友，必與燕子飛有交，因此不來加害。頓時大著膽兒，不但並不逃避，反仍惡狠狠的扭轉身軀，要打店內眾人。眾人喊聲：「救命！」紛紛多往樓下飛跑。烏天霸尚是不捨，趕下樓去，雲龍夫婦見叫髻公把天霸釋放，不知何故，只氣得目瞪口呆。今見他又這般撒潑，雲龍正氣干霄，也顧不得師長在前，喊一聲：「清平世界，那有這種野蠻的人！俺來替地方除害。」飛身迫下樓來。飛霞見了，恐他傷痕未平，難敵這廝，也即跟了下去。叫髻公暗說一聲：「罷了，這也是那廝的大數。」因見店主人臥在地上，受傷甚重，把適才醫治雲龍夫婦餘下的金毛狗脊在身旁取將出來，替他醫傷。一面令隱娘下樓，暗助二人成功，惟

說：「此間乃是鬧市，須囑雲龍夫婦不可胡亂殺人。最好誘他到僻靜所在，方可下手，俺停一刻即來。」隱娘唯唯。走至樓窗口一望，見雲龍已與天霸在街上交手。只因腿上受傷，有些腳步踉蹌，不能取勝。旁邊飛霞正待起手幫助，隱娘喝聲：「慢來。你們真要廝打，這裡地方狹小，敢與我到前邊松林深處鬥三百合，方才是個好漢。」飛霞聽是隱娘聲音，急住了手。雲龍正在有些支持不住，聽見隱娘說話，乘機收住了拳，並且明知這句言語乃是叫他不要在此開手的意思。因大喝道：「烏天霸，你如真有本領，你敢跟著俺來。」說畢，大踏步向西而去。

天霸聞言，抬頭向樓上一看，不是方才那個卷髮老者，卻是一個婦人，他怎放在心上，將手把雲龍一指，喝聲：「俺烏天霸如怕了你，誓不為人。」飛步追去，街上的人也一窩蜂跟著亂跑。隱娘見他們果然去了，下樓與薛飛霞尾隨在後。約行一里之遙，來到一座小小荒山，漸漸人煙稀少，看的人走了一程，不見他們交手，也多散了。雲龍回頭一望，只見天霸尚在後邊緊緊相追，心下大喜，暗想：「此人蠻力甚大，今日自己腿上受傷，只可智取。」見山腳下有株大樹，他就飛身一跳，跳上樹頂，等天霸走得逼近，起個寒鴉撲水之勢，從他背後撲將下來。果然天霸不曾防備，聽得腦後聲響，回頭看時，已被雲龍在左肋下打了一拳，痛不可當，喊聲：「啊呀！」舉手來架，右肋下又被雲龍一拳。這兩拳名為「雙龍探穴」，天霸雖然了得，怎能禁受得住，一聲大叫，身子往下一蹲，急忙起個著地掃兒，想把雲龍掃開，那曉得雲龍撲的一聲，早已跳到樹上去了。只急得烏天霸暴跳如雷，大罵：「好小子，你敢戲弄著俺，看俺取你的命。」忍著疼痛，拼命也往樹上一跳。雲龍施動功夫，將兩腿緊抱樹枝，半個身體倒掛樹外，等到天霸上來，照准他的兩太陽穴狠命兩拳。此名猿猴獻果，只打得天霸腦漿迸裂，跌下地去，眼見得是不活的了。雲龍尚在樹上大叫：「烏天霸，你起來再打。」其時隱娘、飛霞多已到了，看見天霸已死，忙呼雲龍下來，把屍身丟棄下山澗之內。正想要走，雲龍覺得力乏，在草地上略息片時，恰好虬髯公把店主人的傷痕醫好，趕到此間，問起：「天霸怎麼樣了？」雲龍把如何上樹，如何交手，如何打死的事，述了一遍，又說：「現在棄屍澗中。」虬髯公道：「此人論他罪惡，諒來死有餘辜。俺初時想留他暫活幾天，為的是要打聽燕子飛消息起見。如今既被文賢契打死，為世上除了一害，也算得是一樁快事。但看此山雖似荒山，未必竟無地主。那屍首何不把化骨丹化了，豈可棄在澗中，貽害地方上的好人，這事有些不妥。」隱娘道：「此事我也料到，只恨未曾帶得丹來。」虬髯公道：「此丹俺的身旁現有，何不同去把他化了，豈不乾淨？」隱娘道：「如此最妙。」遂令雲龍引道，二仙二俠來至澗邊看這屍身之時，但見傍著山根甚近，且那澗中的水在那裡無風自動。隱娘以山澗不通潮汐，這水如何衝動，心下驚疑，問雲龍夫婦：「棄屍時可是就在這山腳底下，抑在山澗當中？」雲龍回說：「乃在中間，諒來被水沖至山腳。」隱娘口雖不說，心下愈疑留神。向四山裡細細一瞧，卻又人蹤滅絕，鴉雀無聲，好不詫異。虬髯公聽隱娘語出有因，也向四下一望，並無動靜，始把長衣脫去，交與雲龍，回身往澗內一跳，輕得好如葉落一般，全不費力。更奇的是兩足踏在水面之上，渾如平地，並不沉將下去。雲龍夫婦暗暗敬服。虬髯下得澗去，在身畔取出一個小小革囊，傾出些淡紅色的藥來，向那屍身彈去。說也奇異，頃刻之間，這屍連骨化為血水，蹤影毫無。虬髯將身一躍，飛上山來。但見山坡上有株柳樹，這樹頓時搖動不已，心疑樹上一定有人，正想上去看個明白，忽眼前有烏黑的一團東西，從樹上疾飛而下，分明象一個人。隱娘等也多看見，齊說一聲：「奇怪！」正是：

乍向澗中消白骨，忽驚樹杪墜烏衣。

畢竟不知這團烏黑東西是否是人，飛下地來往何處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